

梨花里的春

□邵建华

春风吹醒大地的温暖
冰冷的血脉加速流动
杨柳吐绿,桃李腮红
唯独梨花里
把一片云裁成千娇百媚的霓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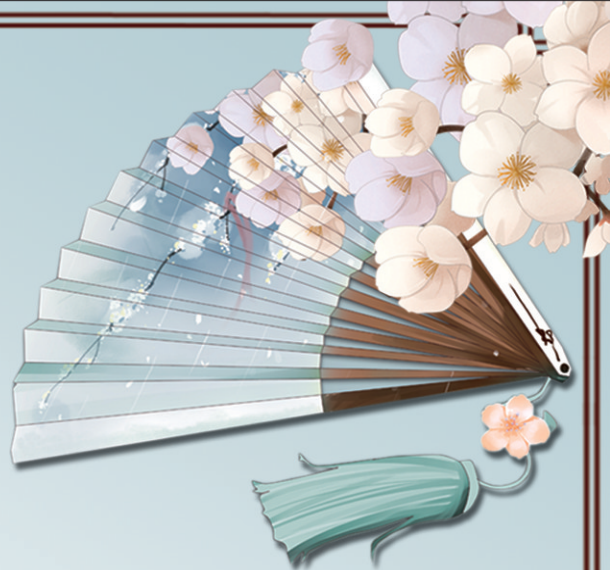
春在梨树的枝头驻留,绽放
洁白的娇容藏不住羞红的心思
那淡淡的香,是致命诱惑
任谁一次轻嗅

都会堕落成一口深深地呼吸
此刻,灵魂空寂
天上的湛蓝被隔离成外景
梨花里的春色,正在内心渲染
白是洁白的白,白是空白的白
轻风,一次次温柔地抚摸

大集的烟火开始升腾
那是生活的喧闹,简单的幸福

一些走丢的事物,开始回归
曾经的日常,成了一道风景
回味与新奇交织,手与手相牵

一场盛大演出,把梨花里的故事
演绎得更精彩
参与叙事的人越来越多
谁把花写成了诗
谁把诗写成了花
春不语,花未谢



小南风里梨花白

□顾东海

三月末的小南风
印染了梨花初绽的白
每一朵花,都像是春天
湖水般透亮的眼眸
这是梨花
对这个世界的好奇
又一次的降临
让我和梨花的相遇
在轮回的执着轨迹里
相互,微漾成河

梨花,就在我的面前
打开了春天的门
我在梨花瓣的褶子裙里
触摸到温暖的心跳
一个念头,开始倔强地苏醒
我看到了隐形的你的面容
和花一起,微微跳动

我知道,梨花已经学会了
像我一样,从料峭的寒风中
舒缓来自季节的情绪
把冻坏的埋藏进土里
把灿烂的绽放在枝头
直到,千树梨花如暮雪
直到,万丝春意走天涯

握着风奔跑
仰着脸微笑
春天,就得把自己
调皮成一个孩子
唯有这样,冬草
才有了轻盈的翅膀
化作一树树的梨花白
把春天浓缩成思念的形状

这一抹春色的悠然

不经意相遇在青色的春风里
星落,晨起
岁月匆忙得毫不停留
这一株株的梨花
听过了太多的故事
如同手里半拆的信封
惊不了春澜,漫不了江南

唯有小南风,在向北
梨花白,也在向北
寻找我北方梦寐的城
而我,就守在窝窝棚里
远看春山辽阔
只想纵马飞歌
用一个低于尘埃的灵魂
在心里无声地咆哮
春,来吧
冬,恕不送

梨花雨

□王志迁

四月的第一缕暖霞漫过青瓦时,梨树枝丫上的雪色忽然活了过来。那些蜷缩在赭色萼片里的精灵,正借着晨露的滋润,将薄如蝉翼的裙裾层层抖开。最羞怯的花苞总候到游人履音渐近,才肯松开攥了一夜的珍珠扣,任南风将十二重缟纱舞成旋落的雪。萼片在晨光中舒展成翡翠托盏,边缘尚带着夜露凝成的冰裂纹,仿佛盛着刚刚苏醒的春魂。此时若用手轻触花托底部,能听见极细微的“啾”声——那是沉睡的花丝挣脱束缚的暗号,细若游丝的震动沿着木质纹理传递,整棵树便漾开一圈圈无形的涟漪。

市集尚未苏醒的辰光,我窥见露水在花瓣褶皱间筑巢的秘密。每片素绢似的薄瓣都暗藏玄机——靠近花托处晕着极淡的翡翠色,渐次化作羊脂玉的莹润,边缘又偷偷绣了圈月光银的缜边。这般精妙的晕染功夫,怕是苗家阿婆浸染三十年的蓝印花布也要自叹弗如。纷纷扬扬的瓣雨中,我瞥见某片薄绢背面竟烙着蚜虫咬噬的暗纹,那蜿蜒的蚀痕宛若木刻的“离”字,教人疑心是花魂给自己写下的判词。

日头攀上飞檐时,整片梨林开始簌簌抖动。这不是风的手笔,而是千万朵花在交换暗语。最妙是正午的暖阳斜切过花海,半树梨花浸在光瀑里通透如冰绡,半树仍躲在绿荫下含着一汪青雾,倒似把春色劈成了前世今生。花丝在强光中膨胀成水晶帘栊,花药裂开的刹那,蜜黄色粉尘如烟霏升腾。在悬浮的秘境里,每片花瓣都在重写坠落的法则:有的打着弦模仿《霓裳羽衣曲》的节拍,有的平展身姿演绎《快雪时晴帖》的笔意,更有三五薄瓣交叠成冰花的模样,将阳光析解成七彩的雪霰,石阶上的苔痕便多出几点鎏金斑。

风势转急的瞬息,整片梨林成了坠落的星河。某片薄绢掠过琴师翻飞的指尖,竟在七弦上割出《阳关三叠》的变徵之声,待要细辨,那瓣儿早化入尘埃,唯留一线颤音在松风里徘徊。

落英坠地时也各怀心事:有的借青苔为笈,用露水写满转瞬即逝的绝句;有的覆在蚁穴洞口,为搬运春光的队伍撑伞;最狡黠的那瓣扑进书生半开的诗卷,把自己嵌进“砌下落梅如雪乱”的墨痕里,惹得后世的考据家总疑心李后主偷换了时空。

暮色将至的刹那最为惊心。褪去白昼的端方,那些矜持的雪色忽然妖艳起来。晚风过处,高枝的瓣儿们便旋着残香扑向溪流。水面漂浮的香雪被游鱼啄食时,竟泛起珍珠母贝般诡谲的虹彩。更有些执拗的瓣片粘在戏台的栏杆上,夜雾漫上来时,恍惚能听见它们与檐角铁马合奏《牡丹亭》的残章。

守园人清扫落英时,我拾得一枚完整的五瓣冰绡。对着残阳细看,脉络里竟流淌着淡青的暮霭,瓣缘细小的齿痕如未写完的偈语。这大约就是梨花的慈悲——纵使零落成泥,也要在消亡前将云絮、月光与晨雾,统统绣进自己的生命里,等来年春风展信,再读作漫山梨园的皎白诗行。腐叶堆深处,某片残瓣正在分泌最后的芳香酯,那气息渗入土壤与蚯蚓的黏液交融,竟酿成某种唤醒种子的秘药。守园人的竹帚掠过青石板的瞬间,我分明看见扫起的尘埃里闪烁着微小的光粒,像是被碾碎的星骸,又像是来年春天的伏笔,竹帚划开暮色时,梅的种子正在墙根偷数星尘。

梨花梦

□刘晨可

梨花里有好多树
一棵一棵,手拉着手
爱心小吊椅,摇啊摇
我躺着,看着树影晃悠悠
一仰头,天空像蓝画布

云朵棉花糖,飘在天上玩
风偷偷,亲了我的脸蛋
舒服得我眯起了眼

蹦蹦跳,跑到大树身旁
张开手臂,给大树一个拥抱

大树爷爷笑,树枝抖了抖
散落我一身雪花飘
我凑到树边,悄悄说爱它
大树沙沙沙,好像在回答
从今以后,我和大树是朋友
它盼着我,常来这儿做客

年年复年年(外一首)

□张响响

思念捻成线,牵着我的心
在乍暖还寒时,如归巢的燕
跨越万水千山,回故乡的梨花里
赴老梨树之约

当我踮起脚,贴近老梨树
是记忆深处的洁白

是魂牵梦萦的馨香
只是分不清哪一朵是旧识
哪一朵又是新知
当我尚未站定,还未开口
那似积攒了一年的倾诉
又似劫后重生的雀跃
梨花簌簌,湿了我的眼

又是一年熬过冬的春

告诉你,我只是想告诉你
有这样一棵老梨树
站在故乡的村口
年年守望,年年绽放
是件多么令人欢喜的事

梨树下

梨树下
我轻拾风吹落的花瓣
夹进泛黄的信封
一朵,两朵
权当你寄来的回音

树影斜斜
压低了整个黄昏
露珠从枝头滑落
一不小心

打湿了我的眼
一滴,两滴
与年轮慢慢重叠

我在这里
站成另一棵树
年年复年年
不知青鸟飞过时
是否还能
认出我

